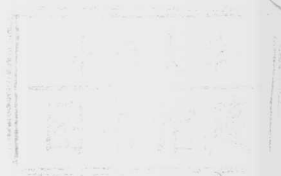


石华林 / 著 Ye BaiHe

野



百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百合/石华林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ISBN 7-5306-3483-6

I. 野… II. 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055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4 字数 213 千字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6.50 元

第一章

婧不知道当初为什么会把她的那个小酒店,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原本她是有很多时间,可以四处逛走,漫不经心的找寻的;同时她也有足够开销的钱,可供她毫不涩手的使用支出。但当她一走到小酒店现在所处的位置时,她立即在心里说:“就是这个地方了。”

那个位置实在是谈不上繁华、热闹的消费区域,唯一够起眼的,是有两家颇具名气的出版社办公大楼,以及头顶上支楞着高耸入云卫星天线的省市广播电视大楼。但这些与婧的酒店有什么关系呢?可婧却没有听取朋友们的意见以及生意如何才能兴旺的见解,小酒店就是固执地落座在它们之间了。其实婧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仿佛有某种感召般的。

婧的小酒店与其它各色酒店“行头”大同小异。临街的两扇宽大玻璃窗上一样用醒目的大红色美术字立着什么“弘扬饮食文化”、“廉价惠各位”、“高的品格,低的价格”等变相文化味的“王婆卖瓜自夸自瓜”的口号文字。有着厚实沉重

感的玻璃门边，对向而立两个着红色黑边旗袍，可以隐约瞅见白白嫩嫩大腿根的高挑、年轻、漂亮的女孩。女孩身影之后的景致，是让大多普通老百姓、下岗人家永远琢磨不透，并且不敢正视，心生一丝畏惧、怯意的地方，那里密密集集、影影绰绰晃动着的杯盏人影，让这些可能一辈子都无缘亲临其中的人们，永远都搞不懂别人那都是怎样的一种活法。

婧的小酒店一样不能免俗的如此形成了。她也不会去在它身上花费什么心思，搞出什么独特的创意来。婧开酒店的目的，一是可以打发很多无聊的时间；其二，婧在心里自嘲般想，这样至少可以在她的酒店里安置部分人手，总能解决某些人的糊口问题，她也因此能算作一个“有用”的人了吧？

但是小店开张一两个月后，生意倒出乎意料之外的非常好，婧还真没有想到。

婧今年已经有 30 岁了。现在 30 岁的女人大多是看不出实际年龄的，顶多只能看出二十五六岁模样，但婧看起来就是像。婧曾经日子里沧桑的过往，被凝结在眉目间，郁化不开。无疑婧也是相当美貌出众的，但只是属于不太年轻的美貌，只是这些对于现在的婧来说也已无所谓了。

其实呢，是婧自己把自己收拾得那般不年轻的。她的着装通常以黑、白、灰套装为主线，发丝紧紧束拢在脑后，挽成一团高髻，干净齐整的一根发丝都不会落下，使这些原本很灵动、飘逸、风采的女人最富美丽的织缀物，一根都不可能有机会在婧的面颊上、颈项上放肆任性的自由自在飘舞、逗留。如同婧的神情般，淡然、安分、不苟言笑，总是静静坐在吧台后面，既不张扬，又无惯常老板那副干练、利落、泼辣的行事风

范。酒店里的帮工们都称她为：“婧姐。”

但是渐渐的，婧的唇边开始有了浅浅的一丝笑意，她在那时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那是因为，她以前只能在报纸或书刊里阅知的一些作家、编辑等遥遥于她生活之外的“高尚人类”、“灵魂工程师”，现在会真实出现在她面前，成为她店里的食客，而且她从未料想过他们其实会是那么的“俗”，而且“俗”的露骨、彻底、到位。

因为婧发现这些个崇高的“语言大师”们也非常钟情演绎那流行于工厂车间里、街头小巷处无聊琐碎的小媳妇、赤膊粗野大男人擅言的黄色笑话，只是那些许的“荤”段子被他们这些“语言大师”词藻的一润色，神情的一挥扬，更是显得活灵活现，滋润趣味无比起来，远远超出了“黄”的本质，闪动着不太健康色泽的另类智慧光芒。

他们谈论那些形形色色被什么贪污、受贿、绯闻等轶事拉下水的政客们，在最后沦落、定罪投放在狱中后，仍然不得安宁，又开始被他们的“老二”声讨、折磨不息。那“老二”很是恶狠狠地诅咒说：“犯什么贱啊，不会清清白白的好好活在外面，害得连我也一起关在牢里，没有女人可搞。三天两头，只好自己解决。老大啊，你真他妈不够朋友！”

他们批驳那些超前意识的“不让须眉”的独立女性们时，很是气愤叫嚷道：“这些个吃饱没事干的小女人们，干脆让她们一并彻底解放到底，把‘男女平等’改成‘女男平等’得了。在结婚典礼上，也一定得站在左边；而在结婚典礼后，却是一定要选‘在上面’的姿势啰！”

他们还在谈论当时市面上正为走红的标榜为一部另类小

说作品时，很是不屑一顾说：“不就是一老一小两公狗狂追一母狗的故事吗，有什么他妈的好炒作的，小女子作为，鞋套子里粘了点人气，张狂着变形的心理，什么肢体写作，干脆人肉贩卖得了。”等等。他们在演绎这些“黄段子”时，也和普通人一样因了自己身体某一处心理官能的满足而畅快的大笑不已。

婧在听到他们这些“韬略高见”时，心中不免窃笑和懊恼，她以前把他们给神往的是多么不食人间烟火的啊！

婧所处的吧台正好在酒店大堂的正中央，可以一览无余的看清大堂里落座的所有人们。一天中午时，她正忙于埋头在吧台里核对账目，忽然听见一张台子里有人在高喊：“流氓，我们在这里。”

婧听之不免一愣。不管怎样，她的小酒店也算得上是有一点档次的，而非露天的“靠杯”小餐馆、夜市的嘈杂大排档，进来的人也是有一些身份的，不管是摆谱也好，穷装也罢，大多显得有修养、彬彬有礼。可是今天谁会在这里，口出这样一个“流氓”词语的“流氓”行为呢？

婧抬起头，她看见迎宾小姐正鞠躬对一个男人说：“欢迎光临”，然后那个被唤作为“流氓”的男人，面带微笑，一丝不恼，大言不惭地走进大堂，穿过几张桌子，坐在了出版社他们那一帮人的桌子上。

婧不由大跌眼镜，她对他们也真算是长够了“见识”，领略了“风采”。

不过，说真的，婧还是很喜欢他们在她那儿放浪形骸般真实、平凡、普通的一面的。她也喜欢听他们在那儿海阔天空般

的神侃,妙语连珠的词句飞扬。婧记得她从前也是做过什么“文学青年”之梦的,也会几个小脑袋拢在一起谈论什么世界名著,文学大家莎士比亚、大仲马、小仲马等人,也常爱坐在窗前,双手托着脸幻想有一天自己也能写出什么一鸣惊人之作的,只是拥有那个梦的人们多的如同春天时,山野田间那一片片一丛丛遍地盛开的野花小草般的不成气候,一阵风雨过后,便无了踪影。婧想,如果这些现在和她如此近的人们当初肯垂怜施舍其间哪怕一粒粒小草、一小朵花儿,说不定它们也是能成就一番作为,有所建树的。只是这时的婧就连那些最普通通的无忧、朴实、纯净的小花小草都不是了。

时间长久后,婧已经能记住那些常来的吃客们了。她有时也会和他们熟识般的笑笑,或说一两句不着边际的客套话。婧不会和他们走得很近,她知道走出她的小店里,她和他们是两种身份截然不同的人。

可能冬天快来了吧,在夜晚婧走在回家的路上时,马路上的行人开始稀少起来,而跟着多起来的是街边铺满路面的枯黄落叶。它们在这时已经沒有一丝水分,看不见一端生机了。不时的会有一阵气势强劲的风迎面吹来,把婧的风衣下摆尽兴顽皮地撩起,然后在她的耳边、颈项处飞旋地忽溜走。行人们纷纷竖起领子,裹紧了衣服,但婧没有。许是风衣里密集厚实的纯羊毛套装的抗寒性,也许是环境、心态截然不同的变迁使然。曾经不设防初冬里最開始的风起,是最能撩拨起人的愁绪、忧郁和凄清的,但这个初冬里的风,却没有如愿让婧再有如此感受。

一天晚上,临近9点时,他们出版社那最后一桌还食欲正

浓、谈兴正旺的进行着。婧也不许服务员前去打扰阻止他们，她仍旧如以往的饶有兴致的坐在吧台里听着他们在那儿侃。

酒店大厅穹顶上别处的灯光已被服务员关闭了，独留下几盏他们那一桌的。温暖、黄灿的光线从穹顶上倾泻而下，集中在他们那一处，在四处稍显暗淡的景致里，他们那一群吃客仿若一道剧幕般，他们在那幕里吃着、喝着、侃着、笑着，杯盏往返，烟雾缭绕。职业原因他们平素蜡黄无光泽的脸庞肌肤，在这时，在柔和灯光的渲染以及酒精的作用下，一个个涂抹了油彩般的面膛红润、目光神采起来。

店里的服务员们在这时已作鸟散样的四处找位置休息了，只有婧仍安静坐在吧台里，她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好观众，正兴致地看着那仿似专为她一人而上演的剧目。

最后散场时，那个老是被服务员牢骚经常塞满烟缸的老抽长城烟的高大个儿男人站起来，声音很是高昂，有张力地高声喊着：“小姐，拿两个方便盒来。”他在接过服务员递过来的饭盒后，开始很认真地把那未动过的蛋炒饭和两碟咸菜小心盛放在方便盒里，然后把它们放在一塑料袋里，慢慢系扎好。

“怎么，怕今晚回去来不及给老婆做宵夜，要挨骂吧？”旁边有一人在打趣道。

那个高大男人一边利索行动着，一边毫不忌讳从容回答道：“我不是怕老婆，只是想她那么大一把年纪了，还上什么夜校，也够难为她了。这女人活着也不比我们男人轻松，又是老公又是孩子的，还要好好工作，努力学习，担心下岗失业。”

婧这时的目光随着他们两人的一问一答，不由停滞在那男子的手上，跟着他的手部动作，牵动着婧心里潮起潮落波浪

起伏着。

婧无动于衷见识过很多幸福依偎在男人身上，绽放甜甜笑靥的小鸟依人样的甜美女子，那是在琳琅满目、光彩照人的珠宝手饰店里，高档名牌淑女服饰屋里，养尊处优美容院里，高级别墅花园洋房里以及各式豪华轻巧型小车市场里，男人们心甘情愿为那些可人女子们掏着他们似乎永远都使用不尽的钱夹子时。但是现在，一个安然、坦诚，细致入微为自己老婆添置剩饭剩菜的男人，却不由让婧感怀万千，心里潮乎乎的羡慕不已。她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女子能拥有如此平常普通却是永恒的幸福，能够让一个男人时时记挂在心间。

那个男人手里拧着食品袋，踱着不慌不忙的步子朝着酒店门外走去，他的背影把婧的思绪给牵扯的老远老远，她想起了懵懂的童年，在露天稻场电影里看见的一幕电影镜头，日本著名的演员高仓健演的一个男主角，他紧紧握住一个女子沧桑起茧双手时的画面。后来，婧还不自觉的轻轻笑了笑，她又跟着想起了封存在记忆中很多的一些开心事，在童年时的。可那都是日子很远处的风景了。

自那次看见那个高个男人的所作所为后，婧的目光会不经意的经常性锁定在他身上。于是她知道了他叫洋舸。日子久了，婧开始觉得洋舸是他们那一圈子里最为独特的一个，她很有理由这么认为的。

那个洋舸固定不变的永远抽着低劣的长城烟（还好是硬盒子的），且烟瘾很大。但是他的一双手却是那么纤长、圆润而柔韧，一根根烟在他的手指间被燃尽，熄灭，再点燃，可是洋舸却有本事不让那讨厌的烟垢在他手指间有一点点的残余侵

占,他的手总是那么带着中性肤色的柔和、润泽,伸在人面前时,便会产生有强烈的想要去轻抚一下它们的欲望。这些是在洋舸偶然一两次在婧的吧台前回电话或拿酒水、结账时,婧心里偷偷潜藏的隐秘动向。

婧从前是深厌抽烟的男人的,她觉得那是心虚的男人们装腔作势的一种遮掩,而且还连累旁人变相受害,但现在婧却很是欣赏洋舸抽着烟的样子。叼着烟斗的凡高,是一副桀骜不逊、深不可测的孤傲坚定;而手不离烟的洋舸,则是霸气、阳刚、洒脱的成熟、稳健男人气十足。因为在洋舸每一次很有滋味般的吸足一口烟后,随着烟雾一起喷发而出的往往都是要么睿智、要么诙谐、要么滑稽的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语言,它们往往如点燃的鞭炮般噼里啪啦的,总能立即集中人们的视线,引起同桌人很热烈激动的反响和附和。他的吐字也是字正腔圆、抑扬顿挫的底气十足,富有弹力。只要有他在,婧随时都能在一大厅的高声喧哗谈话里的人群中,立马听出他独有的声音,找见他的身影。

在这个时候的洋舸是张扬和跋扈的,可是打动婧心思的却不是洋舸的这个样子。婧在酒店无事时,总爱静静的坐在吧台里,目光穿过玻璃门瞄向马路的周边,时间长了,视野之处的一些人物景致就有了相对固定的角色。比如穿着黄马甲来回扫着马路的一对中年农村夫妇,放学下课时一对同样戴着眼镜的双胞胎姐妹,一个衣着相当干净体面的男子骑着似乎很和他衣装匹配的总是干净锃亮自行车的身姿,还有投送报纸的、送纯净水的那两个吃苦耐劳的年青小伙子们。当然了,最常见的还是经常爱出入她酒店的附近一些单位里的头

头脑脑们。婧在看见他们时，感觉就像呼吸身边空气一样的正常。可是在这些固定的角色之中，一定是有一个主角在出场的，这个主角就是洋舸了。洋舸的出现经常像是带着跳动性的突然映入婧的眼帘，让漫不经心的婧，无形的身体骨骼缩紧，心率加速，身体像是要颤动起来般，目光紧紧牢牢的追随着他的身影，一直尾随着他不敢眨动眼睛。

洋舸好像是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吧，可是他高大的身架却是如此有形、庄正，丝毫没有中年男人发福后看了让人作呕的大腹便便模样。洋舸走在行人拥挤的街面时，手中仍然是夹着一根烟，不紧不慢地迈动着他长长的双腿，头微微低垂着，一副若有所获，沉思默想的样子，使他在形色各异的人群中显得超然唯我。那个时候的洋舸百分百是一副文人学究模样，而他的那张脸，那张并不是轮廓鲜明、刀雕木琢般俊朗的脸，也在那时仿佛着墨了许多让人不知道的故事般，有内容、有深度起来，有了许多让人揣摩神往的成分。

婧在每每见到这个样子的洋舸时，心里就会盛开一些欲望，一些自己也说不清端详的念头，就像说不清的有影却无形的风一样，风的影子是反映在事物无形的变化之中的。

后来，婧就想着要由自己来导演一番那个主角的故事，可是那个主角的真实生活背景又是怎样的呢？比如以下的这些问题：

他在家时换穿拖鞋吗？夏天也光着上身，穿肥大短裤吗？扛煤气罐上楼吗？拖地板吗？做饭吗？洗衣服吗？他睡觉大呼噜吗？说梦话吗？是爱平躺着睡还是侧卧着睡？会在清晨亲吻他的妻子吗？他的妻子漂亮吗？贤慧吗？他喊他妻子时

有爱称吗？他会在夜晚用功在书桌边一坐一整晚吗？他妻子会为他做宵夜吗？他们是在一头睡还是两头睡？在一个被筒里还是分开两床被筒里？用手挖鼻孔吗？有脚气吗？有头皮屑吗？刮胡子吗？……

日子就这么过着，婧很满足她现在的生活状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了洋舸的出现，虽然那仅仅是存在于视觉里的。就像小小孤单的她刚进城市时，楼下巷子里那个有着大大圆眼睛的和她差不多大的小男孩，他俩的目光常常会在巷口怯怯、不知不觉地相遇，但都双双湿湿的马上低下头，从没有说过一句话，但却让她心里涌动一丝甜甜的暖意，塞满了小小心房。她那时最欢喜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星期天时把头发洗得干干净净的，等它们干后，扎成两个辫子，发梢高高的在头上荡来荡去，然后跑下楼，在有那个小男孩住着的巷子里来回慢吞吞地走几圈，走几圈的。

可是现在在有洋舸的生活圈里，她能做什么呢？那个洋舸似乎从来都不曾对她多看几眼。

人们会在严寒的冬季里，撒播很多的希望种子，借以慰藉漫长、艰难的寒冷。现在已经是四月，春暖花开的日子在渐渐走近了。在这时，人们该会有怎样的酣梦来临呢？人有形形色色，梦有千般万化。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深夜，婧一觉醒来时，头上却细细密密的布满了汗滴，她惊恐地坐起身，先是用手轻轻擦去了它们。然后她就那么愣愣坐立在床中间，一会儿后，婧想起什么似的，把手放在唇边，用中指指肚轻轻碰触了一下，再把手指放在鼻间嗅了嗅，摇摇头，甩甩凌乱的长发；过一会儿，她仿佛又

不死心般的掀开了被子，看了看自己的身子，身上的睡衣完好无损，如睡觉前一模一样的齐整穿着。

婧颓然倒在床上。屋子里弥散着透过窗玻璃流溢进来的街边路灯昏黄的光亮，暧昧而茫然。婧睁着空荡荡的一双眼睛望着那光亮。婧从来没有想过她会有那样的梦境，让她感到骇然。婧是纯净而高洁的，可是在那夜，平生第一次在睡梦中，她居然会梦到自己性爱的画面，而且那么清晰，那么痴迷，那么渴望而宁愿沉醉不醒，意犹未尽。

因为梦中和她缠绵温存的，是洋舸！

洋舸在那梦里面，用他丰厚的唇在婧的唇边、颈项里停留着、吸吮着、旅行着，像一个贪婪的路途人，在突然面对映入眼帘里那广袤无垠、肥厚绿茵的草原时，痴迷的沉醉、匍匐、跪卧在其上，他温暖的呼吸吹拂着婧的发丝，让她痒痒，让她止不住的“咯咯”欢笑着，欢笑着，欢笑着；而一直让婧向往不已的洋舸的那双手，则在婧身体里最温情、最丰富、最神秘的地方，弹奏着让婧忘形而醉，身心激动不已的乐章，婧因洋舸指间律动着的节奏明快的起落高扬，而兴奋颤抖不止地扭动、起伏着身子。如同春日时，枝头迎风而舞的花朵，摇曳着娇艳的身姿，点头哈腰讨好着风儿的垂爱般。婧在洋舸的指间奏起的美妙乐章里身心激动的荡啊，荡啊，荡……灵魂在升腾与坠落间往返着飞，飞，飞……婧实在忍不住想要大声嘶喊出她的快乐时，一切突然间便戛然而止了。

梦就是这样一种事物的存在体：它好像没有发生过，又好像确实发生过；它可能是你命运中某一件事的起因，常常会导致你的生活发生些什么。梦，乃至一切虚假空幻的东西，对于

人的生活是否真的那样无足轻重吗？

婧不太清楚。可是她却实在不想、不愿意从那梦中醒来，她想延续它们，她想留住它们，她想永久拥有它们，她甚至可以为此而一辈子都不醒来。她侧卧蜷曲着身子，双手紧紧拽住枕头，把头深深的埋进去。梦中的一切的美好画面，仿佛都被吸缀在那松软厚实的丝绵枕头里面了，婧想在那里面重温它们。

在迷迷糊糊的半睡半醒中，婧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她感觉头昏晕晕、沉甸甸的。她扳正身子平躺着放正它，努力睁开眼，她发现屋里那抹昏黄已经溜走了。一切都赤裸裸的白天开始了，虽然厚实的窗帘遮住了光明的肆无忌惮，可屋外不间隙的小车一下一下的“呼哧”声和身形庞大曾经霸道十足、耀武扬威的公汽现在泄了气的“哐啷”、“哐啷”声，在无声告诉你，那不管你是否真心愿意过活的日子，它们仍旧会不打招呼，不迟到不早退的拉开它的序幕。

婧一向是早起的人，虽然经营着那个小酒店经常把她本来很有规律的生活给打乱，但婧仍然不喜欢自己是一个贪睡的女人。可是今天，她却像一只懒猫般的赖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又过了一会儿，她伸出一只手，拉亮了床头灯，灯光柔和、粉红的光线顿时倾满室内，它们削弱了白昼的气盛，这样感觉仍然像是在晚上。仿佛拉长了夜的时光，又可以多些时间在“夜”里继续游荡、神往了……

在最后，婧终于懒洋洋的心不甘情不愿地坐起了身子，垂下两条腿在床沿边，又呆呆愣愣的坐了会，才脚踏上拖鞋，上了一趟厕所。然后习惯性地走到了梳妆台前。

坐在圆圆、柔软的暗红皮质梳妆椅上，婧顺手拉亮了梳妆台前的白炽灯，椭圆形的梳妆镜里立时清晰地出现了一个女人上半身的头像。婧凑拢过去，仔细打量着她。她发现镜子里的女人有一双她不太熟悉的眼睛，好像第一次注意到那女人眼眶里会有一排长长密密的眼睫毛，风情如亚热带棕榈树的叶片，栗黑色的眼波里更像是藏有什么东西一样，正一动不动的很有内容般的专神凝望着她。婧移开视线，转向她的唇间，那双唇是红艳艳的，但仍如以往一样没有光泽，是干涩黯然的。

发生了什么呢，有没有什么可发生呢？婧双眼直直的盯住镜子中的女子。而答案是藏在住在够不着天际的老天爷的大肚子里呢。

婧站起身走到窗前，“哗哗”拉开窗帘幔布时，强烈光线的照射让她不自觉地闭了会儿眼睛，当她感觉可以睁开它们时，窗外一切的景致马上应接不暇地向她涌来。婧最先感应的是那亮眼的红红的太阳，在楼房耸立的高高间隙间，它正积郁着足够的热力散发着越烈越强的光芒，它仿佛宣战般在对婧得意说：“瞧，我才是最真实的。”

婧使劲晃了晃头，她在心里倔强反驳想起，她以前大多多的梦境总是会在日后某一天的生活里有着哪怕只是一丁点的某种关联、照应的。只是当这时的阳光让一切都大白于天下时，婧又实在不敢奢想。洋舸会和她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呢？她自言自语了一句：“这次的梦可能是一个例外吧。”

生活中的意外之事都已经是随处可见的了，何况是那虚无飘渺的梦。

于是婧不得不开始正常起来，如从前一样，匆匆梳洗完后，冲杯牛奶，嚼了几块饼干，清理打扫完房间后就准备到酒店去开始每天的工作了。临出门前，如以往般的打开了家里所有房间的门，便于它们空气的流通。婧拿出钥匙锁好两道保险门，然后用力推了推它们，感觉放心后才下楼乘车赶去了酒店里。

在正中午忙碌不停端盘子匆匆往返大厅与厨房之间的服务员，以及川流不息的客流中，独有婧有得闲情，眼睛总在找机会在他们中不定神的扫来扫去，她在留意今天是否会有出版社的人来吃饭，她在想她夜里的那个人今天会不会来？遗憾的是，纵然婧的眼睛珠转来转去都很疲乏的酸涩了，却不见有一个出版社的人来，更别谈洋舸了。

这样让婧的眼睛“劳累”酸涩了有大半个月吧，婧终于彻底的失望了。在这其间倒是有出版社的其他人来，可是却一次都没有看见洋舸。婧心里不免隐隐的失落，她怅然想：“那个梦真的只是一个例外了。”

春天真的来临了，街上光秃秃、丑陋了一整个冬天的树干，还有裸露贫瘠的被人践踏、侵肆的街头巷尾处的草坪，又有了“资本”，开始有新衣服“穿”了。虽然那些衣服还显得那么瘦小薄弱，但是却让整个树干、大地充足了满盈盈的希望。该是风儿吧，相送它们的新衣装，给了它们新气象、新欢畅。所以婧也在心里奢望起来，就有了一种心情，想拥有某一样东西的心情，是一种还说不清楚会是什么东西的心情。这一年春日的风很特别的让婧深深的枯井般了的心田起了涟漪。婧永远记得也是风儿，在它给予了大地和树枝绿意满枝、蓓蕾初

绽的同时，在那一年，那样一段灰到彻底的日子里给了婧多大的活下去的勇气。

所以在有风儿纤纤手温柔拂面的春天的夜里，婧总是会在酒店打烊后，一个人慢慢在静夜里，一路走着回家。在这样行人日渐稀少的时分，她想，这时的风儿属于她一个人的成分就多了一些。

这一天的晚上，因生意比较清淡，婧出酒店时比平时略早了些，刚刚过了九点。这时候的路人、车辆还有不少仍在街中走动、忽闪着。

在走出酒店大门时，婧下意识地仰起头，看了看天空。枝枝叶叶影影的缝隙里，婧看见一轮弯月牙样的弦月，正静静在天穹里躺着，身边没有星星，就算是有，那月也是孤独的，不安分的搔首弄姿眨巴眼睛，炫耀卖弄的它们，怎能知道清冽静谧优雅月儿的心思呢？婧喜欢弯弯的弦月，较之圆到极致的满月，弦月能给予人更多的思维空间和想象内容，而且弦月的光辉一丁点不亚于圆到极致的满月的，它一样会如同白色大瀑布般，拥抱亲吻整个大地，穿透万千树枝叶的身影，在大地上撒下万万千千银色碎点子，会因了风的招惹而灵动点点在地平面上变幻款摆着它们的身姿。只是城市里的人们拒绝了它那份如金似玉的清风明丽，他们喜欢上了绚丽、浪漫、鬼魅的霓虹闪烁。

还很喧闹的城市一天里最后的张扬，让婧不由自主地快步迈动了步子。与其参汇于其间的嘈杂，不如早早回家听她最钟爱的每晚 9:00—11:00 时的“欢乐调频”。酒店的打理，已经让她很久没有听到那遥遥来自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